

一年又一年(组诗)

刘珈彤

剑

起初藏在石头里，
只是些分散的粒子。

觉醒和死亡都源于火！

是火，将那些可以燃烧的部分，
一点、一点毁灭，
只留下最寒冷的，
并将其靠拢。是火，让那些最寒冷的，
反反复复变成最坚硬的，
锻打！锻打！
再锻打！最终，
成一把剑，
静静地，
立在那里。你看，
多么纯洁的死亡。

岛屿

浮光略过影子。
安静，
似乎只为叙述。
打开一扇窗，
踏上一座时间的岛屿。有人住在屋子。
有人去开窗。屋子是满的，
窗外就空了；
窗内就空了，
屋子就满了。窗扉半开着，
流逝的，
满的一直冲刷着空的。

年

原乡。
奶奶，
和新愿。东风，
吹走风等。
追到黄土山岗上，
它依旧向着青空飞去。堂妹的嘴巴里有几粒嚼不碎的泡米，
又要换牙了。

青海湖

鱼和飞鸟自由相恋，
在这湛蓝掉入的湛蓝里。马匹、羊群、牦牛……
拉起草原蔓延的多情。白云、白塔、白炊烟……
牧歌也肆意。天与地一片安宁，
蓝色、绿色和白色，
中间有一些呼吸。

快乐拉祜

你为什么唱歌？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跳舞？
——我不知道。你唱了多久了？
——我不知道。你跳了多久了？
——我不知道。你还要这样一直唱、一直跳吗？
——嗯。

撒哈拉的沙

一粒撒哈拉的沙掉进眼睛里，
只能去听：
“呼呼呼呼……”
一直蓄意等待着风的沙子，
有的为了回到上一个冰河时期，
有的为了回到尼罗河，
有的为了做回哺乳动物，
有的奄奄一息……无尽的沙漠追着相同的沙漠，
用自己吞没自己。
我放一把装进玻璃瓶，
带回了中国。

那柯里石磨

河流不停地向下，
河水冲刷着水车，
带动了大石圆盘。转啊转，
一个一个圆。农民把二十四节气倒入圆盘，
粮食装满了又一个一个圆桶，
果腹了一个又一个圆碗。圆日升啊，
圆月沉。
转啊转，
一年又一年。在时光深处
对峙

段落



我们心中的红船

何江涛 严叶聆春

说江南，总想起浙江。一个诗情画意的浙江，闲逸的山，清雅的水，驻在心里，留住灵魂。我一直向往浙江，去走一走，看一看，看浙江青石黛瓦，古树木屋，河中倒影，乌篷摇曳，水墨烟雨。除领略美景江南，我更想去南湖，看我们党的精神之火，如何在南湖点燃，又燎原中华大地。

我们来到嘉兴南湖，瞻仰红船，实现我多年梦寐的愿望。在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红船静静停靠在湖心岛岸边，停泊在烟雨楼前的水面，我终于见到南湖红船，我心中的无比崇敬的红船，一条高大、伟岸的船！

中国的革命，从这里扬帆起航。从此，开天辟地，敢为人先，坚定理想信念，百折不挠，立党为公、忠诚为民，无私奉献。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沿着红船开辟之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奋斗新征程，征战新时代。新一代共产党人，成为一艘艘新红船，在长江，在黄河，驶出百年海港，歌声嘹亮；奏响民族复兴雄壮曲，薪火相传。在蓝天下，又幻化成一条条腾飞巨龙，翱翔于世界东方，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华章。

山村絮语

晋文海

清晨，小水他爹，叼着老草烟，挥动着锄头，打破了土地的宁静。他要用地里刨出的红薯去平息自家院子里的猪叫声。山村的事故，从此拉开序幕……

流水清澈，从石上流过，很少有人会注意，那座被芦苇遮挡大半的石拱桥。从那斑驳的桥身可以看出，年代久远。我是异乡人，来此谋生，对于我而言，这么多年，不过是从这个村子走到另外一个村子生活，只不过它们之间，有很长的路，回不去时它们仅仅是地图上只有句号的那么大的两点。所以关于石拱桥，我知之甚少。对于油菜花倒是情有独钟，因为故乡的田野里也有成片成片的油菜花，走进花海，就会惊起一群蜜蜂来，至今想来那场面也是壮美的。

今年的油菜花，又开了。小凤家地里的油菜，用篱笆竹子围起来，在流水的怀抱下，一番诗意在山间流淌。油菜花，虽黄，但一点也不瘦，那高高举起的花蕾，是在等待春天的幕布吗？这一场花事，注定从冬天持续到明年的春天。

女儿说，想捡几个鹅卵石回去画画，我就脱掉鞋子，挽起裤腿，走向水边。的确在水边和在水里是两种不同的意境，就像我们面前的光，我们说它是粒子还是说它是波，都可以。全凭观察者喜欢，观察的角度和工具不同，我们的收获也就不同。其实水没有想象中的冷，这一股清流来自大自然的清音。

这时，伐木叔80多岁的父亲，满头白发，背着喷雾器洒水和农药，赶着牛车向我们走来，我最记得他那双雨鞋，一年四季都穿着。老人赶牛车的动作很优美，姿势也很帅，别人赶牛车一般都坐着，唯独他立在牛车上，目光炯炯有神，像个秦时的战士，背上的喷雾器一打开就喷出一大片白雾。

一群人，在斜坡地里拉着白线，我所在的山村，这一季是栽三七的季节，他们画的那些规规矩矩的线条，不是为了在地里布一盘棋局，而是为了搭三七的棚子，简单地说就是为了给三七盖一所房子，说七怕阳光暴晒，也怕下霜冷，所以要搭起木架子铺上遮阳网或者杉树叶。人生如棋，要好好经营，三七也是一样，要好好管理，不然容易生病。山村的土地一年到头都闲不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们也是农村生活的一盘棋，这盘棋下好了，明年的日子就更加红火。

门前的玫瑰、黄金菊都枯萎了，唯独那盆栽的大叶菊，一条根已经冲破盆底，深深地扎进土地里。生命中，总是有一些意想不到的力量，在牵动着伸向阳光雨露的双手。我把那些枯枝败叶归拢到一起，点火烧了，又是一堆好肥料，回归草木。春天，山茶花应该不会缺席吧，多么希望那棵橘子树开始开花结果，如果可以，木瓜树就少结几个果吧！俗话说儿多母苦，这一年，它拼命地结果，那纤细的躯干上爬满了大大小小的果子，像一只只嗷嗷待哺的狼崽，吮吸着母亲的乳汁。

曾经因为滇越铁路的开通而辉煌无比的碧色寨火车站，客早已在多年前以前停止营运，现在每天只有一两趟货车并不停地缓慢经过，车站的功能已经衰弱得奄奄一息，或者说也可以说车站的作用几近于无。不过，通过规整和重塑后，它已经悄然成为新兴的旅游景区。不过，只要透过旅游浮华的表面，细心拨开历史的重重迷雾，再用深长的目光凝视当下的火车站，这个赫然载入云南近现代史的特等车站，在时间面前表现出来的苍凉与颓败，还是会让人不由自主地感叹，历史的走向就像人的命运一样不可预知，也捉摸不定，总是不以人们的愿望和意志为转移。然而，我并不愿意长久地沉溺在这种无奈和震撼之中。因此，每次去碧色寨，只要时间允许，我总要独自一人，避开走马观花的游人，穿过商铺修整如新的商业街，由喧闹的外围深入寨子中央寂寥的居民区，中了魔法似的，在狭窄幽深的老街旧巷里行。街巷两边一座座石头房子高低参差，用石块串起来的街道仍然，被无数的脚板踩踏了100多年，尽管凹凸不平，但是已经同土地全然融为一体，石子，再也不会咯脚。

在曲折蜿蜒的街巷中漫无目的地游走，我并没有惊动放养的芦花鸡，它们低兜着冠子，在路边悠然刨食虫子。木门紧闭或半掩着的某间屋子里，飘出几句含糊的说话声，让人感动的是，我一只猫一动不就地趴在某个阴角窝里打盹，“呼噜呼噜”的喘息声也隐约可闻。起伏连片的石头街巷，在阳光下呈现出来的老旧景色，像使用胶片拍摄的黑白照片，不但褪去清透的明亮，而且暗影部分的细节，也同样真实而丰富。

1909年4月15日，滇越铁路通车至滇南蒙自碧色寨。之前，在半山坡上的寨子东头，严谨的法国工程师指挥着吃苦耐劳的中国劳工，修建了规模可观的火车站，形成了以火车站、员工宿

舍、食堂、修理车间、仓库等为主的铁路社区。这些建筑无一例外地沿用法国标准设计，所用建材砖瓦、钢材、水泥都是从法国或法属殖民地越南的工厂运来，采用法国技术和构建方式来建造，呈现出特征显著的法式风格——外观简洁明快的建筑，门窗形状多为竖长形，用砖或石砌成券洞形式，窗户一般为两层，里层安有玻璃窗，外层是暗红色木质百叶窗，既注重冬暖夏凉的功能，又突出美观的外形；房子外墙用“拉毛”工艺处理墙面，涂刷成温暖的淡灰色，屋顶铺的是红色机制板瓦，屋檐挂红色封檐板，墙角锯齿状排列着白色隅石，勾勒出法式风格，这样建造和装饰，让房屋外立面质感粗糙却又不失精致，色彩也较为鲜明耀眼，流露出别具一格的异国情调。

按照特等站修建设置的火车站，使得碧色寨几乎就在一夜间，难以想象地迅速兴盛繁荣起来，成为异常繁忙的旅客换乘站、进出口物资转运集散地和贸易集市，很快就被人们称作滇南的“小香港”。白天，整个火车站一片喧闹，火车的汽笛声、调度员的哨子声、搬运工的号子声此起彼伏，站台上、仓库里到处是忙碌的身影。到了夜晚，站区灯火通明，汗流浃背的工人，有的还在为夜行货车装卸物资，有的在滴滴当当的货仓忙出忙进。

随着国内外商人和劳工蜂拥而至，火车站对面原先只有十几户人家的村子，也在一天内快速扩张，原来空旷的大地上，雨后春笋般生长出各式各样的房屋。一家家商号、货栈，在寨内寨外开设起来，寨内各种摊贩遍布街市，店铺鳞次栉比，从清早开门直到深夜半夜才打烊。与法式风情的火车站社区相比，不断长大的碧色寨集市和居民区，洋溢着浓重的中国乡土气质——不用机制的青砖红瓦和水泥钢材，寨子东边犁把山盛产的灰褐色片状石头，成为建造房屋、修砌围墙、铺建街道的取之不尽的材料。当地工匠自有一套高超的本领，他们砌墙的方法，一种是夹泥砌，用掺入稻草或松毛

搅拌过的泥沙填缝，黏接固定块石，块石大小相间，填缝相错，比用水泥浇筑都还要坚固；另一种为干砌，不用一点泥和沙，全部用石块垒筑，这就非常考验工匠的手艺高低，必须做到石块与石块之间有严密的咬合，有的石块与石块之间有小缝隙，就得用恰到好处的小石块塞住，据说这叫作“一石顶千斤”。这些略加粗琢打琢的石块坚实硬朗，棱角分明，砌筑建造出来的房屋、围墙，自有一种浑然天成的质朴美感。

在繁华如梦的岁月里，共同营造出碧色寨特有的繁荣热闹火车站与寨子，在喧嚣中交融共处，车站员工工作居住在法式建筑群里，但日常生活用品、粮食、蔬菜要到寨中店铺、集市采购；生活在寨中的居民，则大多以到车站做装卸搬运活计和从事与车站运转相关的职业为生。然而，在看不见的时光深处，两种不同的文化氛围，却以房屋建筑的形式，隔着铁路和寨边道路，面对面却又暗地里比赛耐力似的对峙着。不同风格的建筑，凝融合着不同的文化、智慧、风俗和审美品位。火车站法式风格的建筑群，布局紧凑但空间疏朗，结构十分讲究实用与美观的结合，建筑与建筑四通八达。寨中房屋多相依相靠，却又围合自闭守，各自拥有不尽相同的一方天地，狭窄的街巷因此往往形成死角，看似已抵至尽头不能通行，但只要试探着往前钻闯，其实死角处能够回旋旋转，于是绝路逢生，通畅的道路又豁然通向八达。寨中房屋多相依相靠，却又围合自闭守，各自拥有不尽相同的一方天地，狭窄的街巷因此往往形成死角，看似已抵至尽头不能通行，但只要试探着往前钻闯，其实死角处能够回旋旋转，于是绝路逢生，通畅的道路又豁然通向八达。

在清寂寥落的街巷深处脚踏，有种寻幽探秘的奇异感觉。有时，突然就看到一堵低矮的墙上，寂寞生长着一簇稀稀拉拉的绿色藤蔓，稀落的碧绿叶片，像壁虎一样爬在墙面上，也把淡淡的阴凉气息，悄无声息地飘送给我。那些小院的低矮墙头上，还随意摆放着几个盆盆罐罐，盆里长着叫不出名字的花儿，已经被破旧的土陶罐，长出来的却是一蓬茂盛的杂草，在风中轻轻摇曳。有时，我能够聆听到徐徐的风，从巷子里缓缓走过。顺着风渐渐远去的方向，微微一仰头，头顶上的晴空，淡蓝高远，没

怒江三行

杨森

怒江大峡谷被称为东方大峡谷，以其雄奇险峻闻名于世，令人神往。日前我们偶发少年狂，来了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四辆车载着14人浩浩荡荡奔向了滇西的怒江大峡谷。虽是深秋，怒江水有些浑浊，但如果是每年的二三月到怒江，从空中俯瞰，怒江就像一条蓝色彩带一直从天边奔来眼前，美极了！看着怒江，我不禁回忆起三次怒江行。

记得1997年初首次到怒江，是陪同省委、省政府春节慰问团看望边疆少数民族群众。慰问团一行前往泸水、福贡、贡山等地，挨家挨户看望了傈僳族、独龙族、怒族等少数民族群众。那时的怒江由于交通不便，经济发展缓慢，老百姓的生活十分困难，城市面貌也破败不堪。在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县里安排我们住的旅馆非常简陋。而今，县里早已高楼林立，市容市貌整洁，特别是交通基础设施有了较大改变，天堑变通途，令人感叹。

第二次到怒江是陪同北京周林频谱科技公司的周林夫妇前往福贡县的腊竹底中心学校。1994年，周林先生捐款20万元在这里兴建了一所“周林希望小学”。20万元在当时是一笔巨款，当地政府用这笔资金新建了一栋三层楼共12间教室的教学楼，少数民族学生终于告别了低矮潮湿的土房子，坐进了宽敞明亮的教室。20多年过去了，这所学校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少数民族的孩子成为社会有用之人。20多年过去了，尽管在这栋教学楼的旁边新建了多

幢现代化的建筑物，“周林希望小学”这块牌子依然挂在这栋楼的醒目位置。周林夫妇获悉后十分欣慰，专程从北京赶回家乡昆明，希望能陪同他们一同前往福贡县。

那时正值雨季，车到州府所在地六库时，当地朋友告知，由于时逢雨季经常发生泥石流，交通时通时断很危险，他们希望我们不要再往里走了。虽然如此，我们依然决定冒着危险坚持前往福贡。途中，我们亲眼看见一辆轿车被一块从天而降的巨石砸中，车辆完全报废，所幸未造成人员伤亡，不禁心有余悸。当天下午赶到学校时，身着鲜艳民族服装的学生们载歌载舞欢迎我们的到来，师生们一再感谢周林先生对少数民族教育的关心和支持。在参观教室和孩子们的住宿房间时，我发现，虽然房间整洁，但掀开孩子们的床单，下面垫着的却是草席，心中一阵辛酸。回到昆明后我们迅速发起募捐倡议，很快，我们就收到了一笔笔善款，我们用这些爱心资金为孩子们购买了300多床棉垫发往腊竹底学校，给孩子们送去了丝丝温暖，第二年又购买了150套棉被、棉垫送到学校，为孩子们尽了一点微薄之力。

周林夫妇也为当地少数民族群众生活的淳朴和热情所感动，当即决定成立周林助学基金会，帮助贫困学生完成学业。同时，每年都组织品学兼优的学生到北京参加夏令营，让孩子们游览祖国的大好河山，开阔眼界，增长见识。到今年为止，除了疫情三年暂停外，已连续举办了四届北京夏令营，包括福贡腊竹底中心学校、巍山周林春苗小学、祥云县乡村学校在内的近百名师生有幸参加了周林林组织的夏令营。此外，到目前周林助学基金会已经拿出数十万元帮助福贡、巍山两地的贫困学生完成学业。一些学生读了大学，毕业后又返回这所学校从事教书育人工作，把爱的接力棒一棒一棒传下去。

第三次到怒江是2019年的春节假期，我看到了由滇西抗战历史研究会出版的一个内部刊物，上面介绍美国专门研究飞虎队和驼峰飞行航线的专家来到云南怒江，看望了抗战时期救助了一架发生故障迫降在怒江沙滩上的驼峰飞行航线的美国飞行员的抗战老兵裴海清。在看望老人时，97岁的老人说出了一个小心愿。原来老人抗战期间是从四川当兵来到怒江的，70多年过去了，老人一直留在了怒江，在当地娶妻生子，把根留在了怒江。当时他们救助的美国飞行员是由裴海清组织人员把飞机的零部件拆了以后，叫人背到保山，并把飞行员也安全送到了保山。美国专家到怒江时，专门拜访了这位老人，感谢他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所作出的贡献。老人十分迫切地说，他离开家乡成都已经97年了，家乡的亲人没有见过，故乡的一草一木只留在心里，父母依依不舍的眼神萦绕在脑海中，未能祭祖尽孝是一生最大的遗憾。他非常希望在有生之年能回到

有一丝云彩。把目光放平缓，我看到沧桑的石墙上，其实残留着时间爬行而过的凝滞阴影。溃败而走的时间，还挥舞着风雨当作工具，长年累月地一路雕琢，坚硬石头的表面，因此布满黯淡粗糙的斑斑印痕。有一次，碰到两三个精神矍铄的老人，坐在门前的石台阶上聊天。我朝他们点头致意，他们就非常客气地邀请我坐下来歇歇。我在他们旁边坐下，然后跟他们有说有笑地聊天，他们东拉西扯地讲些发生在寨中的陈年旧事给我听，那是书上看不到的世代相传的碧色寨故事，真实普通却又生动精彩，有着说不完的人生浮沉和道不尽的世事变迁。

我突然明白，是一代代的原住居民固守在这里，一天又一天在此起居作息，才使得古老的寨子血脉通畅，一直正常有序地活着。当年，滇越铁路的进入，打破了云南亘古的封闭状态，动力澎湃的蒸汽机车一路奔驰，它所带来的强劲冲击力，曾经所向披靡，火车站成为西方工业文明产物和促进经济繁荣的象征，客观上助推了云南的发展。100多年过去后，岁月更迭，历史变迁，火车站法国风格的建筑群落，黄墙红瓦的色彩消褪暗淡，积满厚厚灰尘，钢铁构件锈迹斑斑，水门汀地板的很多地方已经破裂塌陷，大多数房间人去屋空，用砖石死死封堵住门窗，将沉重的黑暗和死寂封闭在里面，却有缕缕不绝的潮湿霉味散发出来。而火车站对面的碧色寨，那些石头垒砌而成的房屋宅院，好像裹上了一层包浆，依旧仿佛弥漫着传统中国人特有的淳朴忠厚秉性的气息。时间越久，石头愈发沾染人性，人更像石头，坚实敦方，厚厚朴朴，静默无声，质朴无华，彼此成全，相互成就，仍然延续着100多年前的生气——生生不息的人的繁衍延续和生活烟火，实在是比冷冰冰生硬的铁路、钢铁、水泥更有生命的力量和温暖。

不动声色的时间，轻而易举地打碎了火车站坚硬钢铁不可一世的骄横面子，但无坚不摧的时间，却怎么也消磨不了人世间的坚韧柔软的传统日常生活。

你为什么唱歌？
——我不知道。

你为什么跳舞？
——我不知道。

你唱了多久了？
——我不知道。

你跳了多久了？
——我不知道。

你还要这样一直唱、一直跳吗？
——嗯。

撒哈拉的沙

一粒撒哈拉的沙掉进眼睛里，
只能去听：
“呼呼呼呼……”
一直蓄意等待着风的沙子，
有的为了回到上一个冰河时期，
有的为了回到尼罗河，
有的为了做回哺乳动物，
有的奄奄一息……

无尽的沙漠追着相同的沙漠，
用自己吞没自己。
我放一把装进玻璃瓶，
带回了中国。

那柯里石磨

河流不停地向下，
河水冲刷着水车，
带动了大石圆盘。
转啊转，
一个一个圆。

农民把二十四节气倒入圆盘，
粮食装满了又一个一个圆桶，
果腹了一个又一个圆碗。
圆日升啊，
圆月沉。
转啊转，
一年又一年。